



民族团结石榴情



多民族聚居的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——

苍洱之间，一曲歌来一片情

本报记者 严瑜

白族的金花戴着寓意“风花雪月”的头饰，笑靥如花；
彝族的阿妈唱着世代相传的史诗《黑七腊白》，婉转悠扬；
傈僳小伙能上刀山、敢下火海，英勇无畏；
回族大爷热情地端出一碗精心腌制的牛干巴，香气满怀……

来到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，就仿佛走进一座缤纷绚丽的民族文化“百花园”。在这片苍山庇护、洱海哺育的美丽土地，少数民族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一半。白族、汉族、彝族、回族、傈僳族、苗族、纳西族等13个世居民族和睦相处，亲如一家。
这里从来不缺民族团结的美好故事。相传早在唐朝初年，彝族先人细奴逻在今大理巍山一

带建南诏国后，迎娶“白子国”三公主，便成就了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。千余年后，洱海地区的白族群众仍保留着每年农历二月到巍山朝拜三公主，并与当地彝族群众举行联欢的传统。
而今，苍洱之间，蝴蝶泉畔，民族团结精神代代相传，民族团结硕果芬芳馥郁。近日，记者来到这座“百花园”，采撷盛开的美丽花朵。

▼在大理弥渡县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（左）教孩子们唱民歌。（李毕供图）



▲在大理宾川县大营镇葛村村委会宝丰寺村，一名傈僳族女子正在纺织火草布。

白族大妈帮大伙赚“地参钱”

到上海参加扶贫产品展销会、在工厂接待前来参观的外省客户、带着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发货……最近，77岁的白族大妈杨开四时常在微信朋友圈分享日常，“晒”出的照片里总有她灿烂的笑脸。

“总算把难关渡过去啦！这段时间，各级领导干部都帮我们想办法找销路。这两天已经发出200多箱货了！”电话那头，杨开四的笑声爽朗舒畅。

2020年8月，在剑川县沙溪镇鳌凤村车记地参食品厂见到杨开四时，疫情影响还未完全消退，食品厂前一年底从周边农户手中收来的250吨地参，只勉强卖出150多吨，让人发愁。

打电话找客户，发朋友圈打广告，请“网红”做直播……各种门路，杨开四都试。“各族乡亲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厂子上，不能辜负他们。”杨开四说，她得守住当年选择创业的那份心，帮周边各个民族的乡亲富起来。

鳌凤村所在的沙溪镇是一个白族聚居地，曾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。如今，这里除了85%的白族人口外，还生活着汉族、傈僳族、彝族、纳西族等多个民族。日常，各民族你来我往，相处融洽，往往一户人家就有多个民族。

这些年，为了增收，沙溪许多农户商量着，开始陆续种植地参。这种可食用的植物，亩产值可达6000元以上，远销种植稻谷、玉米等作物。可是，一个难题困住了朴实的农户们：怎么卖出去？

沙溪坝子四周，青山绵延不绝，宛如一道屏障。“很少有人敢往外跑。可我从大胆子大，爱国。”杨开四决定，挑起卖地参的担子。

60岁那年，杨开四在鳌凤村创办了车记地参食品厂，收了地参，生产加工之后往外销售。创业初期，她跑遍了省城昆明大大小小的干货批发市场。这两年，为了帮乡亲们拓宽销路，她还学会了上网，与外省的许多客户“接上了头”。挂在食品厂会议室墙上那张销售网点图是她最骄傲的。20多个销售点，遍布全国10多个省市。“都是我跑出来的！”

既跑外省的销路，也跑镇里的农户。只要是自然条件适宜的村子，无论哪个民族聚居，杨开四都鼓励农户种地参，并给他们吃下“定心丸”：“跟我签合同，提前订好收购价，绝对不让您乡亲们吃亏。”

“各个民族都是一家人，都得帮！”杨开四的想法很简单。

汉族农户国坤林住在距离鳌凤村不远的东南村伙山一社，种植地参已有七八年。过

去，地参收益不好，他常常背着一篓子地参，走一个小时的山路到镇上，却一分钱没卖掉，只好把地参原封不动背回家。

2016年，杨开四和国坤林签了合同，还因他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，特意提高了最低收购保证价。“第二年，他就开着一辆新买的二手三轮车来送货。2019年，他光靠地参就赚了1.6万元，听说前阵子又换了一辆崭新的三轮车。”杨开四像说自家喜事一般高兴。

隔壁羊岑乡的许多傈僳族农户同样跟着杨开四，尝到了地参的“甜头”。余秋林因为媳妇身患残疾，过去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，靠打零工艰难度日。杨开四主动提出让他负责羊岑乡的地参收购工作，每年可以增加两三万元的收入。“您就是我的亲大妈！”每次见到杨开四，这名傈僳族汉子总这样激动地感叹。

如今，杨开四与沙溪镇及其周边两个乡镇的2445户农户签订了收购合同。其中，白族、汉族、傈僳族、纳西族、彝族的农户都有。“民族团结，就得大家相互搭把手，一起过好日子嘛！”杨开四欣慰地说，现在乡亲们盖新房、讨媳妇、供孩子上学，用的几乎都是“地参钱”！

傈僳小寨办“火”了闹时节

伴随“嘎吱、嘎吱”的声响，一名头戴花布、身着彩裙的女子坐在织布架上，脚踩圆木条，双手在梭子和挡板间娴熟地轮换工作。不一会儿，一段白云般的布料便有了雏形。

“这是火草布，用火草线和麻线搭配织成，有几十道工序，是我们傈僳族独特的手工艺。”说话的是谷国锋，宾川县科协主席。7年前，他捐出老家祖屋，在政府经费支持下，改建成“傈僳文化展览馆”，陈列从老百姓家中收集来的弓箭、火草布等老物件。

“现在，这里还是‘傈僳族火草布制作技艺传习所’，我们村女子织的火草布都去上海等地参展过呢！”记者在位于宾川县大营镇和村宝丰寺村的“傈僳文化展览馆”见到谷国锋时，他就穿着火草布织的褂子，挨个介绍着老物件背后的民族文化，如数家珍。

傈僳族过去多住在高寒山区，以游猎为生。明朝年间，部分傈僳族人从丽江永胜、楚雄大姚等地迁入宾川。在白族人口占90%的村寨，周边民众习惯称这里为“傈僳小寨”。

“这些年，在政府的大力帮扶下，小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不仅成功‘摘帽’，还建起一栋栋富有傈僳族特色的崭新民居。”眼见村寨的“面子”美了，谷国锋琢磨起另一件事——历史上，因自然环境限制，傈僳族大多深



▲在大理洱源县郑家庄，白族、藏族等不同民族村民和睦相处，亲如一家。（赵立林摄）

居简出，与外界接触很少，受教育水平不高。“村里不少老人，见到外人还会不太自在，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少数民族。现在日子好了，怎样让村民们的‘里子’也翻翻新？”

有这想法的，不只谷国锋一人。2014年，县委统战部的一名白族干部找到谷国锋：“老谷，我们县自己有过舞学会和舞族学会，不如你来牵头成立傈僳族学会，这样更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。”

同年，宾川县傈僳族学会正式成立。作为会长，谷国锋把3件心头大事率先列进日程表：资助贫困的傈僳族学生，到周边傈僳族村寨采风，筹办闹时节。

说起闹时节，这是傈僳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，相当于汉族的春节。“过去，寨子里人少，各家各户都是已过闹时节，没什么影响。”谷国锋和县里干部说，想请各民族来一起过，立马得到大力支持。

2016年2月16日，由傈僳族学会牵头举办的“宾川·宝丰寺村闹时节”开幕了。一大早，家家户户门口便插上寓意吉祥的青松枝叶。谷国锋和学会的同事们带着村民，张罗了一台充满傈僳族风情的演出。姑娘们搬出织布机，现场演示纺织火草布的精湛手工艺。小伙子们扎立刀杆，燃起一堆堆，在一片欢呼声中表演“上刀山、下火海”的拿手绝活。

“村子中心的文化广场被围得水泄不通，就连后面的半山腰上，都站满了人。”谷国锋没想到，他发出的“邀请函”，吸引了成百上千远道而来的客人，既有宾川县其他乡镇甚至昆明、丽江等地的傈僳族群众，也有汉族、白族、苗族、彝族、拉祜族等其他民族的群众。

喝着村民热情送上的水酒，看着精彩的傈僳族歌舞，现场许多观众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唱歌，其乐融融。

从那之后，谷国锋发现，村民们的精气神足了。看到傈僳族的音乐响起，其他民族的朋友都跟着跳舞，村民们又高兴又自豪，觉得自己的民族文化是被认可和喜欢的。

2018年，谷国锋决定把闹时节“送”出去，每年在宾川县各个傈僳族村寨轮番办，并邀请汉族、白族、彝族等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展示民族特色歌舞。“这样更利于团结嘛！”

彝家山歌唱不尽幸福生活

在大山里住了一辈子的彝族阿妈李彩凤想不到，有一天，她会站上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舞台上，在俄罗斯爱乐交响乐团的伴奏下，为上万名观众演唱彝族代代相传的英雄

▼在大理剑川县沙溪镇鳌凤村车记地参食品厂，白族大妈杨开四和员工加工地参。



史诗《黑七腊白》。

“我当时还清唱了一曲《弥渡山歌》。场下的掌声响了好久，许多人喊‘大妈，再来一首！’”坐在弥渡县寅街镇朵枯村的家中，如今已78岁高龄的李彩凤和记者聊起十几年前的那一幕，激动得双唇微微颤抖。

李彩凤天生一副好嗓子，从小就把彝族山歌挂在嘴边。多年前，一群北京来的记者到朵枯村采风。正在山坡放羊的李彩凤即兴唱了一曲《放羊调》，高亢明亮的嗓音让人闻之难忘。渐渐的，来请她唱歌的人越来越多。

“我可不会只会唱彝族山歌，还能唱许多弥渡民歌，那都是民族团结的结晶。”这是李彩凤和来访者常说的一句话。

位于大理州东南部的弥渡县，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，古称“六诏咽喉”，域内生活着汉族、彝族、白族、回族等20多个民族。李彩凤与家人世代生活的朵枯村，藏于弥渡坝子西面的大山深处。这个地道的彝族村寨，因处在通往巍山的弥蒙古道沿线，见证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。

“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名曲《小河淌水》就出自弥渡。这首汉族民歌其实容纳了不少彝族山歌的元素。”李彩凤的儿子李毕，多年来一直帮助母亲搜集、记录、整理流传在弥渡民间的山歌、民歌、花灯调子。据着手中厚厚的歌谱，李毕和母亲感受相同：“这些歌曲之所以动人，不仅因为民族风情，更因饱含各民族相互欣赏、和谐共处的情谊。”

2012年，李彩凤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。之后，李彩凤给自己增加了一项新工作，将弥渡民歌唱进校园。她想用歌声在一颗颗幼小的心灵中种下民族团结的种子。

“只要谁愿意听，我都唱，只要谁愿意学，我都教。”虽然上了年纪，但李彩凤一开嗓，歌声依旧清脆又充满深情。

“过去，山里日子难熬，下锅没粮食，做衣没布料。那时唱的歌词，苦得很。哪像现在，党的好政策让我们彝家山寨大变样。心里美了，更想唱了，也想唱给更多人听。”

采访那天，李彩凤领着记者在朵枯村转了一大圈。平整的村道两侧，飞檐青瓦的民居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。沿路墙上绘满了展现彝族风土人情的彩画。村寨中心建了朵枯村彝族传统文化传习所，里面有供村民聚会的打歌场，也有介绍彝族历史文化的陈列室。2016年，这座原汁原味的彝族村寨入选“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。2020年3月，全村299户农户全部摘掉“穷帽子”。

如今，在朵枯村，受李彩凤影响，能唱



▲在大理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，一户彝族农户在刚搬进的新居前合影。（本版照片除署名外，均为本报记者严瑜拍摄）

又爱唱弥渡民歌的村民可不少。农闲时候，大人们唱歌，娃娃们跳舞。还有赶时髦的年轻人拍下视频，发到抖音、快手等网络平台，点击率常常过万。

“李奶奶，您可以哼几句《小水流水》吗？”临别之际，李彩凤欣然答应记者的请求：“好吧，我用彝语唱！”

“小河淌水清悠悠，月亮出来照半坡……”悠扬的歌声环绕着宁静的村寨，在绿意盎然的山谷间久久回荡，唱不尽彝家人的喜悦。

记者手记

在大理采访，常听到一句话：“不管什么民族，都是不分你我的一家人嘛！”

拿洱源县的郑家庄来说，一个村子生活着汉、白、藏、彝、傣、纳西、傈僳7个民族。这么多民族，语言、信仰、风俗截然不同，能和谐相处吗？实地走一趟发现：能！傣族人家会打藏族的酥油茶；藏族人也会打彝族的火把节；全村人信守约定，一起吃了20多年的中秋团圆饭……

放眼整个大理，这样的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处处盛开。不禁好奇，这份不分你我的情谊从何而来，为何这般深厚？

从历史来看，多民族长期共生共存的经历为这份情谊提供了肥沃土壤。此外，近年来，大理倡导“尊重差异，包容多样”和“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”的民族文化发展观，着力营造谦和文明、团结友善的良好风气，将不同民族的心拉得更近。更重要的是，全面实现小康，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掉队的理念深入人心，更付诸实践。

记得在白族人口占90%的宾川县大营镇葛村村委会，一名基层干部聊到如何帮扶村里唯一的傈僳族村寨时说：“不能只发展一个民族，要推动各民族一起发展。”话语质朴，情谊动人。生于同一片土地，无论人口多少，每个民族都有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，都应互帮互助，共同发展进步。唯有各族同胞携手同行，不分你我，一个都不能掉队，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才能更加和幸福。

（本版责任编辑：王平 潘旭涛 金晨）

不分你我 共同进步
严瑜